



層層架構出求神賞賜的五個恩賜與遍及基督權能的四個層面，相輔相成，讓人明白萬物的結局。

這實在太豐富了，排場闊綽，無以復加。禱告又使得各個層面持續擴張，令人嘆為觀止。這是復活的國度，是詩人們引頸期盼的「活人之地」，無法降級為家裡長輩的說教，也無法降格為有教養的彬彬有禮，甚或只成為人們死後的居所；這是我們現今生活的家園，此時此刻，就在此處。



復活的國度，就是詩人期盼的「活人之地」。



保羅用了三個動詞及一個名詞陳述他在做的事；動詞是：祝福、祝謝、祈求；至於名詞，則是禱告。不過，雖然保羅的禱告耀眼、引人注目，這樣的禱告還是無法單單靠弄懂文法就會使用。我們當中有許多人，試著發展出一系列用以討論禱告的術語和辭彙，例如：敬拜、祈求、代求、稱頌、祝謝、祝福、悔罪，甚至還有詛咒。如此這般的陳列並非全然無用，我卻從來不喜歡這麼做。有太多的事情，是無法表列進去的。

操練復活，我們追求的是一種語言：讓神的話語成為我們日常詞彙的泉源，透過語言我們回應上帝，也建造彼此間的關係。這個語言涵蓋神的所作所言，讓我們對話談天，愈說愈流暢，成為一種習慣。

想要學習認識禱告的本質與操練，英國神學家索頓（Martin Thornton）是一流的老師。索頓經常把「禱告」（Prayer）的第一個字母用大寫表示，強調這是一種務實的行


動，一種將萬事萬物帶到神面前，奉獻於神的行為。換言之，當我們禱告，仍然腳踏實地，站立地面，遵行著地心引力；而不是飄浮在空氣中的靈體。

索頓如此說：「我用第一個字母大寫的『禱告』，來統稱任何一種過程或行動；這些行動讓人的靈魂與神之間，有了活潑的互動。當中所包括的，不僅是各種我們常用的禱告……同時也包括各式各樣真實湧自我們與神團契關係的工作、藝術，以及道德行動。簡而言之，大寫的『禱告』，包括了基督徒弟兄姊妹生活中的一切。」<sup>2</sup>

打開詩篇一百一十八篇，在神面前沉思默想，這是禱告；倒垃圾時，我們也是在禱告；環境失控時，求神幫助，我們禱告；花園除草，我們同樣也在禱告；朋友走投無路，一起來到神面前懇求幫助，這是禱告；提筆寫信，一樣也是禱告；和挑剔挖苦又作威作福的老闆談話時，我們在禱告；和朋友一起上教會時，我們在禱告；走在鬧區，周遭都是陌生人時，我們依舊在禱告。

我的意思不是說，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禱告（索頓亦無此意），但是我們生命中的一言一行、一舉一動，甚至包括所思所想，都可以是禱告，保羅的一生即是如此。我要強調的是多數人一生花在禱告上的時間，其實遠比自認的多：你我禱告，可能不是在眾人常禱告之處；你我禱告，可能用的壓根兒就不是我們所熟悉那些被稱作禱告的語言。換句話說，我想表達的就是，我們生命中早已是「常常禱告，不可灰心」（路十八1），儘管我們並不知道。

是的，禱告的形式與方法多種多樣，明白並熟悉這些禱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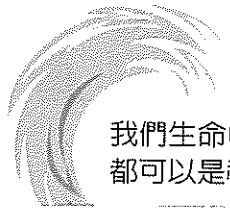


當我們禱告，仍然腳踏實地，遵行著地心引力。



非常重要。但是企圖找到那反覆出現的範例、方法與策略，以方便自己套用複製，卻從來不是禱告成熟進深的方式；我們不可能期望小孩學了許多的片語（例如「不客氣」、「謝謝」、「請把馬鈴薯遞過來」……）之後，就立刻成為語言的大師。神在每個人生命中的作為不同；我們能做的是，讓自己的心思意念和記憶完全浸潤在基督裡與聖經上，然後好好去過每一天的生活，不需預先準備任何台詞，自自然然地信靠聖靈的語言——聖靈的語法、隱喻、語調、節奏——總是不著痕跡地在我們靈魂的深處動工，日夜思想，縈繞耳際，嘴唇自然而然發出祈禱的言語。

我們生命中的一言一行，  
都可以是禱告。



佛萊特（John Wright Follette）是我成長的教會世界中，非常有名的巡迴講師。我知道他的時候，佛萊特博士已經七十歲，從未結婚，舉國上下尊稱他為「聖者」；他體形矮小、瘦弱，但四肢纖細，指頭修長，有苦行僧的丰采，說起話來輕聲細語，不苟言笑。我父母非常欣賞他，因此每當他巡迴蒙大拿州，抵達家鄉小鎮時，總會邀他住到我家。有幾天的時間到依山傍水的小屋，沉思默想，他也很開心。

某年夏天，我陪著母親一起到小屋，為佛萊特博士準備飯食，且「坐在他腳前」（引述母親的話）；當年，我十六歲，對這位聖人崇敬有加。午餐之後，他到湖邊的吊床歇息，我站在小屋外面的平台注視著，很想和大名鼎鼎的佛萊特博士說話，

談談禱告。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。一小時之後，我開始失去耐心，而且母親和我也準備離去；我實在不想錯過這個機會，便問了母親，博士會睡多久，母親說他沒有睡著，「他喜歡安靜傾聽聖靈的聲音」，並鼓勵我下去和他談談，她說：「他不會介意的」。我猶豫不決，不敢走近這個「聖人」！媽媽堅持著，我壯起膽子，試探性的、小心翼翼靠近吊床。

「佛萊特博士，我可以和您談談禱告嗎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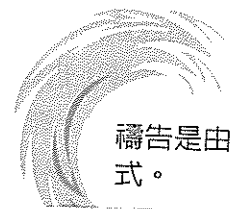
雙眼仍閉著，但是他開了口，我從未聽過他以如此響亮、咆哮的聲調說話，「我已經四十年未曾禱告了！」

我站在那裡，目瞪口呆；就這樣，我不知所措轉身離去。

我轉身在樹林裡閒蕩，滿心困惑，備受羞辱；令人尊崇的佛萊特博士四十年沒禱告了！我不會讓母親知曉，免得她為這個騙子受到羞辱，這是我的祕密。

五、六年過去了，我慢慢醒悟；當時的他實在睿智而聖潔。他直覺地知道這個稚嫩的青少年，絕對會把他的字字句句，奉若聖旨全盤接受，盲目模仿。不論他說什麼，不管他多智慧多聖潔，這數年間我一定會死命地模仿，想盡辦法要做到佛萊特博士禱告的榜樣，結果是浪費生命作偶像崇拜。實際上，我需要的是去經歷、操練、內化所有會帶領我進入禱告的事物，學習這由神主導的語言形式。佛萊特博士寧願冒險，任我困惑，希望暫時的反感能潑我一把冷水，讓我不至於浪費自己的靈程在夢幻美麗的屬靈「事務」上。這些都是暫時的，當年他的確拉了我一把。

就在因著對知名的「禱告者」大失所望，不再理會的同時，往後數年，我如獲至寶似地發現，大衛在詩篇的禱告、保



禱告是由神主導的語言形式。